## 黄檗山断际禅师《传心法要》

（唐）河东裴休集并序

有大禅师，法讳希运。住洪州高安县黄檗山鹫峰下，乃曹溪六祖之嫡孙，西堂、百丈之法侄。独佩最上乘、离文字之印，唯传一心，更无别法。心体亦空，万缘俱寂。如大日轮，升虚空中，光明照曜，净无纤埃。证之者，无新旧、无浅深。说之者，不立义解，不立宗主、不开户牖。直下便是，动念即乖，然后为本佛。故其言简，其理直，其道峻，其行孤。四方学徒望山而趋，睹相而悟，往来海众常千余人。

予会昌二年，廉于钟陵。自山迎至州，憩龙兴寺，旦夕问道。大中二年，廉于宛陵。复去礼迎至所部，安居开元寺，旦夕受法。退而纪之。十得一二。佩为心印，不敢发扬。今恐入神精义不闻于未来，遂出之，授门下僧大舟法建，归旧山之广唐寺，问长老、法众，与往日常所亲闻，同异如何也。

时，唐大中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序。

## 黄檗山断际禅师《传心法要》

师谓休曰：诸佛与一切众生，唯是一心，更无别法。此心无始已来，不曾生、不曾灭，不青、不黄，无形、无相，不属有无，不计新旧，非长、非短，非大、非小，超过一切限量、名言、踪迹、对待。当体便是，动念即乖。犹如虚空，无有边际，不可测度。唯此一心，即是佛。佛与众生，更无别异。但是众生着相外求，求之转失。使佛觅佛，将心捉心。穷劫尽形，终不能得。不知息念忘虑，佛自现前。

此心即是佛，佛即是众生。为众生时，此心不减；为诸佛时，此心不添。乃至六度万行，河沙功德，本自具足，不假修添。遇缘即施，缘息即寂。若不决定信此是佛，而欲着相修行，以求功用，皆是妄想，与道相乖。

此心即是佛，更无别佛，亦无别心。此心明净，犹如虚空，无一点相貌。举心动念，即乖法体，即为着相。无始以来，无着相佛。修六度万行，欲求成佛，即是次第。无始以来，无次第佛。但悟一心，更无少法可得，此即真佛。

佛与众生，一心无异。犹如虚空，无杂无坏。如大日轮，照四天下。日升之时，明遍天下，虚空不曾明；日没之时，暗遍天下，虚空不曾暗。明暗之境，自相凌夺；虚空之性，廓然不变。佛及众生，心亦如此。若观佛作清净、光明、解脱之相；观众生作垢浊、暗昧、生死之相，作此解者，历河沙劫，终不得菩提，为着相故。唯此一心，更无微尘许法可得，即心是佛。如今学道人，不悟此心体，便于心上生心，向外求佛，着相修行，皆是恶法，非菩提道。

供养十方诸佛，不如供养一个无心道人。何故？无心者，无一切心也。如如之体，内如木石，不动、不摇；外如虚空，不塞、不碍。无能所，无方所，无相貌，无得失。趋者不敢入此法，恐落空无栖泊处，故望崖而退，例皆广求知见。所以求知见者如毛，悟道者如角。

文殊当理，普贤当行。理者，真空无碍之理；行者，离相无尽之行。观音当大慈，势至当大智。维摩者，净名也。净者，性也；名者，相也。性相不异，故号净名。诸大菩萨所表者，人皆有之，不离一心，悟之即是。今学道人，不向自心中悟，乃于心外，着相取境，皆与道背。

恒河沙者，佛说是沙，诸佛菩萨、释梵诸天步履而过，沙亦不喜；牛羊虫蚁践踏而行，沙亦不怒。珍宝、馨香，沙亦不贪；粪尿、臭秽，沙亦不恶。此心即无心之心，离一切相，众生、诸佛，更无差别。但能无心，便是究竟。学道人若不直下无心，累劫修行终不成道，被三乘功行拘系，不得解脱。

然证此心有迟疾。有闻法，一念便得无心者；有至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，乃得无心者。长短得无心乃住，更无可修可证。实无所得，真实不虚。一念而得，与十地而得者，功用恰齐，更无深浅。只是历劫枉受辛勤耳。

造恶、造善皆是着相。着相造恶，枉受轮回；着相造善，枉受劳苦。总不如言下便自认取本法。此法即心，心外无法；此心即法，法外无心。心自无心。亦无无心者。将心无心，心却成有。默契而已，绝诸思议。故曰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。

此心是本源清净佛，人皆有之。蠢动含灵，与诸佛菩萨，一体不异。只为妄想分别，造种种业果。本佛上实无一物，虚通寂静，明妙安乐而已。深自悟入，直下便是。圆满具足，更无所欠。纵使三祇精进修行，历诸地位，及一念证时，只证元来自佛，向上更不添得一物。却观历劫功用，总是梦中妄为。故如来云：“我于阿耨菩提，实无所得。若有所得，然灯佛则不与我授记。”又云：“是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是名菩提。”即此本源清净心，与众生、诸佛、世界、山河，有相、无相，遍十方界，一切平等，无彼我相。

此本源清净心，常自圆明遍照。世人不悟，只认见闻觉知为心，为见闻觉知所覆，所以不睹精明本体。但直下无心，本体自现。如大日轮，升于虚空，遍照十方更无障碍。故学道人唯认见闻觉知、施为动作，空却见闻觉知，即心路绝无入处，但于见闻觉知处认本心。然本心不属见闻觉知，亦不离见闻觉知。但莫于见闻觉知上起见解，亦莫于见闻觉知上动念，亦莫离见闻觉知觅心，亦莫舍见闻觉知取法。不即、不离，不住、不着，纵横自在，无非道场。

世人闻道诸佛皆传心法，将谓心上别有一法可证、可取，遂将心觅法。不知心即是法，法即是心。不可将心更求于心，历千万劫，终无得日。不如当下无心，便是本法。

如力士迷额内珠，向外求觅，周行十方，终不能得。智者指之，当时自见本珠如故。故学道人迷自本心，不认为佛，遂向外求觅，起功用行，依次第证，历劫勤求，永不成道。不如当下无心，决定知一切法，本无所有，亦无所得。无依、无住，无能、无所。不动妄念，便证菩提。及证道时，只证本心佛。历劫功用，并是虚修。如力士得珠时，只得本额珠，不关向外求觅之力。故佛言：“我于阿耨菩提，实无所得。”恐人不信，故引五眼所见，五语所言，真实不虚，是第一义谛。

学道人莫疑四大为身。四大无我，我亦无主，故知此身无我亦无主。五阴为心，五阴无我亦无主，故知此心无我亦无主。六根、六尘、六识、和合生灭，亦复如是。十八界既空，一切皆空，唯有本心荡然清净。

有识食，有智食。四大之身，饥疮为患，随顺给养，不生贪着，谓之智食。恣情取味，妄生分别，惟求适口，不生厌离，谓之识食。

声闻者，因声得悟，故谓之声闻。但不了自心，于声教上起解。或因神通，或因瑞相，言语运动，闻有菩提涅槃，三僧祇劫修成佛道，皆属声闻道，谓之声闻佛。唯直下顿了自心，本来是佛。无一法可得，无一行可修，此是无上道，此是真如佛。

学道人只怕一念有，即与道隔矣。念念无相，念念无为，即是佛。学道人若欲得成佛，一切佛法总不用学，唯学无求、无着。无求，即心不生；无着，即心不灭。不生不灭，即是佛。八万四千法门，对八万四千烦恼，只是教化接引门。本无一切法，离即是法，知离者是佛。但离一切烦恼，是无法可得。

学道人若欲得知要诀，但莫于心上着一物。言佛真法身犹若虚空，此是喻法身即虚空，虚空即法身。常人谓法身遍虚空处，虚空中含容法身。不知法身即虚空，虚空即法身也。若定言有虚空，虚空不是法身；若定言有法身，法身不是虚空。但莫作虚空解，虚空即法身；莫作法身解，法身即虚空。虚空与法身无异相，佛与众生无异相，生死与涅槃无异相，烦恼与菩提无异相。离一切相，即是佛。凡夫取境，道人取心。心境双忘，乃是真法。忘境犹易，忘心至难。人不敢忘心，恐落空无捞摸处。不知空本无空，唯一真法界耳。

此灵觉性，无始以来，与虚空同寿，未曾生、未曾灭，未曾有、未曾无，未曾秽、未曾净，未曾喧、未曾寂，未曾少、未曾老。无方所，无内外，无数量，无形相，无色像，无音声。不可觅，不可求。不可以智慧识，不可以言语取。不可以境物会，不可以功用到。

诸佛菩萨与一切蠢动含灵，同此大涅槃性。性即是心，心即是佛，佛即是法。一念离真，皆为妄想。不可以心更求于心，不可以佛更求于佛，不可以法更求于法。故学道人直下无心，默契而已。拟心即差。以心传心，此为正见。慎勿向外逐境。认境为心，是认贼为子。

为有贪嗔痴，即立戒定慧。本无烦恼，焉有菩提？故祖师云：“佛说一切法，为除一切心。我无一切心，何用一切法？”本源清净佛上，更不着一物。譬如虚空，虽以无量珍宝庄严，终不能住。佛性同虚空，虽以无量功德、智慧庄严，终不能住，但迷本性，转不见耳。

所谓心地法门，万法皆依此心建立。遇境即有，无境即无。不可于净性上，转作境解。所言定慧、鉴用历历、寂寂惺惺、见闻觉知，皆是境上作解，暂为中下根人说即得。若欲亲证，皆不可作如此见解，尽是境法有没处，没于有地，但于一切法不作有无见，即见法也。

九月一日，师谓休曰：自达摩大师到中国，唯说一心，唯传一法。以佛传佛，不说余佛；以法传法，不说余法。法即不可说之法，佛即不可取之佛，乃是本源清净心也。唯此一事实，余二则非真。般若为慧，此慧即无相本心也。

凡夫不趣道，唯恣六情，乃行六道。学道人一念计生死，即落魔道；一念起诸见，即落外道。见有生，趣其灭，即落声闻道；不见有生，唯见有灭，即落缘觉道。法本不生，今亦无灭。不起二见，不厌不欣。一切诸法，唯是一心，然后乃为佛乘也。

凡夫皆逐境生心，心遂欣厌。若欲无境，当忘其心。心忘即境空，境空即心灭。若不忘心而但除境，境不可除，只益纷扰。故万法唯心，心亦不可得，复何求哉？

学般若人，不见有一法可得。绝意三乘，唯一真实，不可证得。谓我能证、能得，皆增上慢人。法华会上，拂衣而去者，皆斯徒也。故佛言：“我于菩提，实无所得。”默契而已。

凡人临欲终时，但观五蕴皆空，四大无我，真心无相，不去不来。生时，性亦不来；死时，性亦不去。湛然圆寂，心境一如。但能如是，直下顿了，不为三世所拘系，便是出世人也。切不得有分毫趣向。若见善相，诸佛来迎，及种种现前，亦无心随去。若见恶相，种种现前，亦无心怖畏。但自忘心，同于法界，便得自在，此即是要节也。

十月八日，师谓休曰：言化城者，二乘及十地、等觉、妙觉，皆是权立接引之教，并为化城。言宝所者，乃真心本佛，自性之宝。此宝不属情量，不可建立。无佛、无众生，无能、无所，何处有城？若问：“此既是化城，何处为宝所？”宝所不可指，指即有方所，非真宝所也。故云在近而已。不可定量言之，但当体会契之即是。

言阐提者，信不具也。一切六道众生，乃至二乘，不信有佛果，皆谓之断善根阐提。菩萨者，深信有佛法，不见有大乘、小乘，佛与众生同一法性，乃谓之善根阐提。

大抵因声教而悟者，谓之声闻；观因缘而悟者，谓之缘觉。若不向自心中悟，虽至成佛，亦谓之声闻佛。学道人多于教法上悟，不于心法上悟，虽历劫修行，终不是本佛。若不于心悟，乃至于教法上悟，即轻心重教，遂成逐块，忘于本心。故但契本心，不用求法，心即法也。

凡人多为境碍心，事碍理。常欲逃境以安心，屏事以存理。不知乃是心碍境，理碍事。但令心空，境自空；但令理寂，事自寂。勿倒用心也。凡人多不肯空心，恐落于空，不知自心本空。愚人除事不除心，智者除心不除事。菩萨心如虚空，一切俱舍，所作福德，皆不贪着。

然舍有三等：内外身心，一切俱舍，犹如虚空，无所取着，然后随方应物，能所皆忘，是为大舍；若一边行道布德，一边旋舍，无希望心，是为中舍；若广修众善，有所希望，闻法知空，遂乃不着，是为小舍。大舍如火烛在前，更无迷悟。中舍如火烛在傍，或明或暗。小舍如火烛在后，不见坑穽。故菩萨心如虚空，一切俱舍。过去心不可得，是过去舍；现在心不可得，是现在舍；未来心不可得，是未来舍。所谓三世俱舍。

自如来付法迦叶以来，以心印心，心心不异。印着空，即印不成文；印着物，即印不成法。故以心印心，心心不异。能印、所印，俱难契会，故得者少。然心即无心，得即无得。

佛有三身：法身，说自性虚通法；报身，说一切清净法；化身，说六度万行法。法身说法，不可以言语、音声、形相、文字而求。无所说，无所证，自性虚通而已。故曰：“无法可说，是名说法。”报身、化身皆随机感现，所说法亦随事应根，以为摄化，皆非真法。故曰报化非真佛，亦非说法者。

所言同是一精明，分为六和合。一精明者，一心也；六和合者，六根也。此六根各与尘合：眼与色合，耳与声合，鼻与香合，舌与味合，身与触合，意与法合，中间生六识，为十八界。若了十八界无所有，束六和合为一精明。一精明者，即心也。学道人皆知此，但不能免作一精明，六和合解，遂被法缚，不契本心。

如来现世，欲说一乘真法，则众生不信兴谤，没于苦海。若都不说，则堕悭贪，不为众生溥舍妙道。遂设方便，说有三乘。乘有大小,得有浅深,皆非本法。故云:“唯有一乘道，余二则非真。”然终未能显一心法，故召迦叶同法座，别付一心，离言说法。此一枝法，令别行。若能契悟者，便至佛地矣。

问：“如何是道？如何修行？”师云：“道是何物，汝欲修行？”问：“诸方宗师相承，参禅学道如何？”师云：“引接钝根人语，未可依凭。”云：“此即是引接钝根人语，未审接上根人复说何法？”师云：“若是上根人，何处更就人？觅他自己尚不可得，何况更别有法当情？不见教中云：法法何状？”云：“若如此，则都不要求觅也？”师云：“若与么，则省心力。”云：“如是，则浑成断绝，不可是无也？”师云：“阿谁教他无？他是阿谁，尔拟觅他？”云：“既不许觅，何故又言莫断他？”师云：“若不觅，即便休。谁教尔断？尔见目前虚空，作么生断他？”云：“此法可得，便同虚空否？”师云：“虚空早晚向尔道有同？有异？我暂如此说，尔便向这里生解。”云：“应是不与人生解耶？”师云：“我不曾障尔，要且解属于情，情生则智隔。”云：“向这里莫生情是否？”师云：“若不生情，阿谁道是？”

问：“才向和尚处发言，为甚么便言话堕？”师云：“汝自是不解语人，有甚么堕负？”

问：“向来如许多言说，皆是抵敌语，都未曾有实法指示于人？”师云：“实法无颠倒，汝今问处自生颠倒，觅甚么实法？”云：“既是问处自生颠倒，和尚答处如何？”师云：“尔且将物照面看，莫管他人。”又云：“只如个痴狗相似，见物动处便吠，风吹草木也不别。”又云：“我此禅宗，从上相承已来，不曾教人求知求解。只云学道，早是接引之词。然道亦不可学，情存学解，却成迷道。道无方所，名大乘心。此心不在内、外、中间，实无方所。第一不得作知解，只是说汝如今情量尽处为道。情量若尽，心无方所。此道天真，本无名字。只为世人不识，迷在情中，所以诸佛出来，说破此事。恐汝诸人不了，权立道名，不可守名而生解。故云：得鱼忘筌，身心自然达道。识心达本源，故号为沙门。沙门果者，息虑而成，不从学得。

汝如今将心求心，傍他家舍，只拟学取，有甚么得时？古人心利，才闻一言，便乃绝学。所以唤作绝学无为闲道人。今时人只欲得多知多解，广求文义，唤作修行。不知多知多解，翻成壅塞。唯知多与儿酥乳吃，消与不消都总不知。三乘学道人，皆是此样，尽名食不消者。所谓知解不消，皆为毒药，尽向生灭中取。真如之中，都无此事。故云：我王库内，无如是刀。从前所有一切解处，尽须摒却令空，更无分别，即是空如来藏。如来藏者，更无纤尘可有，即是破有法王出现世间。亦云：我于然灯佛所，无少法可得。此语只为空尔情量知解，但销镕表里情尽，都无依执，是无事人。

三乘教网，只是应机之药，随宜所说，临时施设，各各不同。但能了知，即不被惑。第一不得于一机，一教边，守文作解。何以如此？实无有定法，如来可说。我此宗门，不论此事。但知息心即休，更不用思前虑后。”

问：“从上来皆云：即心是佛，未审即那个心是佛？”师云：“尔有几个心？”云：“为复即凡心是佛？即圣心是佛？”师云：“尔何处有凡圣心耶？”云：“即今三乘中，说有凡圣，和尚何得言无？”师云：“三乘中分明向尔道：凡圣心是妄。尔今不解，返执为有。将空作实，岂不是妄？妄故迷心。汝但除却凡情、圣境，心外更无别佛。祖师西来，直指一切人，全体是佛。汝今不识，执凡执圣，向外驰骋，还自迷心。所以向汝道：即心是佛。一念情生，即堕异趣。无始以来，不异今日，无有异法，故名成等正觉。”

云：“和尚所言即者，是何道理？”师云：“觅什么道理？才有道理，便即心异。”云：“前言：‘无始以来，不异今日。’此理如何？”师云：“只为觅故，汝自异他。汝若不觅，何处有异？”云:“既是不异，何更用说即？”师云：“汝若不认凡圣，阿谁向汝道即？即若不即，心亦不心。可中心、即俱忘，阿尔便拟向何处觅去？”

问：“妄能障自心，未审而今以何遣妄？”师云：“起妄遣妄，亦成妄。妄本无根，只因分别而有。尔但于凡、圣两处情尽，自然无妄，更拟若为遣他？都不得有纤毫依执，名为：我舍两臂，必当得佛。”云：“既无依执，当何相承？”师云：“以心传心。”云：“若心相传，云何言：心亦无？”师云：“不得一法，名为传心。若了此心，即是无心、无法。”云：“若无心、无法，云何名传？”师云：“汝闻道传心，将谓有可得也。所以祖师云：‘认得心性时，可说不思议，了了无所得，得时不说知。’此事若教汝会，何堪也？”

问：“只如目前虚空，可不是境？岂无指境见心乎？”师云：“甚么心，教汝向境上见？设汝见得，只是个照境的心。如人以镜照面，纵然得见眉目分明，元来只是影像，何关汝事？”云：“若不因照，何时得见？”师云：“若也涉因，常须假物，有什么了时？汝不见他向汝道：撒手似君无一物，徒劳谩说数千般。”云：“他若识了，照亦无物耶？”师云：“若是无物，更何用照？尔莫开眼寱语去。”

上堂云：“百种多知，不如无求，最第一也。道人是无事人，实无许多般心，亦无道理可说。无事散去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世谛？”师云：“说葛藤作什么？本来清净，何假言说问答？但无一切心，即名无漏智。汝每日行住坐卧，一切言语，但莫着有为法。出言瞬目，尽同无漏。

如今末法向去，多是学禅道者，皆着一切声色。何不与我心心同虚空去，如枯木石头去，如寒灰死火去。方有少分相应。若不如是，他日尽被阎老子拷尔在。

尔但离却有无诸法，心如日轮，常在虚空，光明自然不照而照，不是省力的事？到此之时，无栖泊处，即是行诸佛行，便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此是尔清净法身，名为阿耨菩提。若不会此意，纵尔学得多知，勤苦修行，草衣木食，不识自心，尽名邪行，定作天魔眷属。如此修行，当复何益？

志公云：‘佛本是自心作，那得向文字中求？’饶尔学得三贤、四果、十地满心，也只是在凡圣内坐。不见道：‘诸行无常，是生灭法。势力尽，箭还坠，招得来生不如意。争似无为实相门，一超直入如来地。’为尔不是与么人，须要向古人建化门广学知解。

志公云：‘不逢出世明师，枉服大乘法药。’尔如今一切时中，行住坐卧，但学无心，久久须实得。为尔力量小，不能顿超。但得三年五年或十年，须得个入头处，自然会去。为尔不能如是，须要将心学禅学道，佛法有甚么交涉？

故云：‘如来所说，皆为化人。如将黄叶为金，止小儿啼，决定不实。若有实得，非我宗门下客，且与尔本体有甚交涉？故经云：‘实无少法可得，名为阿耨菩提。’若也会得此意，方知佛道、魔道俱错。本来清净，皎皎地，无方圆，无大小，无长短等相。无漏、无为，无迷、无悟。了了见，无一物；亦无人，亦无佛。大千沙界海沤，一切圣贤如电拂。一切不如心真实，法身从古至今，与佛祖一般，何处欠少一毫毛？既会如是意，大须努力，尽今生去，出息不保入息。”

问：“六祖不会经书，何得传衣为祖？秀上座是五百人首座，为教授师，讲得三十二本经论，云何不传衣？”师云：“为他有心，是有为法。所修所证，将为是也。所以五祖付六祖。六祖当时只是默契，得密授如来甚深意，所以付法与他。”

汝不见道：‘法本法无法，无法法亦法。今付无法时，法法何曾法？’若会此意。方名出家儿。方好修行。若不信，云何明上座走来大庾岭头寻六祖，六祖便问：‘汝来求何事？为求衣？为求法？’明上座云：‘不为衣来，但为法来。’六祖云：‘汝且暂时敛念，善恶都莫思量！’明乃禀语。六祖云：‘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正当与么时，还我明上座父母未生时面目来！’明于言下忽然默契，便礼拜云：‘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某甲在五祖会中，枉用三十年工夫，今日方省前非。’六祖云：‘如是！’到此之时，方知祖师西来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不在言说。

岂不见阿难问迦叶云：‘世尊传金襕外，别传何物？’迦叶召阿难，阿难应诺。迦叶云：‘倒却门前刹竿着。’此便是祖师之标榜也。甚生阿难三十年为侍者，只为多闻智慧，被佛诃云：‘汝千日学慧，不如一日学道。若不学道，滴水难消。’”

问：“如何得不落阶级？”师云：“终日吃饭，未曾咬着一粒米。终日行，未曾踏着一片地。与么时，无人、我等相，终日不离一切事，不被诸境惑，方名自在人。更时时念念，不见一切相，莫认前后三际。前际无去，今际无住，后际无来。安然端坐，任运不拘，方名解脱。努力努力！此门中千人万人，只得三个五个，若不将为事，受殃有日在。故云：“着力今生须了却，谁能累劫受余殃。”

黄檗山断际禅师《传心法要》终